

/// 光阴故事

捐棍背粮上秦岭

■赵利辉

锄把在没安锄头前，只是一根棍，过去在乡下常用来抬东西或防身。我老家柴房有一根棍，青冈木做的，柔韧性很好，我以前常用之习武，叫它五尺棍。

我老家村子自古就有习武的风尚。村外有一处土围子，虽是残垣断壁，但依然可以看出这里曾经是一座坚固的土城。土城面临渭水，背靠秦岭，高踞在悬崖上。农闲了，村中子弟就在此练拳习武。那时，村里的武师是生产队长，最擅长棍术，他尊赵匡胤为祖师，教我们五尺棍法。闲时，他给大伙儿讲“宋太祖千里送京娘”的故事；农忙时，他喊我们把五尺棍安在锄头上，去生产队挖地锄草。

那是一切物资统购统销的时期，棍亦由供销社收购销售，生产队则把进山捐棍做为一项副业：村民把在秦岭里砍的木棍捆（用肩扛）回供销社，由供销社给村上付运费，生产队再

给捐棍的社员计工分。我少年时，常厮跟着大人们去秦岭里捐棍，也能挣半个工分。

捐棍的地方在秦岭通峪的十八盘坡，坡下有个野猪沟砍棍场。沟中树木多是青冈木，结实耐用，柔韧性好，很适合做锄把、锨把、杈把。砍棍场的山民，人人腰里别一把斧头或勾刀，一番刀砍斧斫，一棵小树就被撸倒了。砍树伤春，当地人因之有忌讳，把斧头叫作“四六”，勾刀叫“向杆”，不能直呼其名。砍棍人将砍下的树截成五尺齐，然后去捡些枯枝烂叶，笼起一堆篝火，将弯曲不规则的木棍放在火上烤软，之后再将棍的一头夹在石头缝里，扳住另一头撬折。这样一晃一晃地拧巴，一根棍就被整得端直了。沟底离山涧较远，砍棍人虽被烟熏火燎，一个个灰尘满面，两手如炭，却无暇洗浴。相比砍棍，捐棍就轻省多了，我仿照同村人，将一捆棍绑成A字形，中间弄了条横担，再脱下棉袄当护肩，把头夹在中间，

扛起棍就上了十八盘坡。领头人一声吆喝，人齐了，大家便结伴往回赶路。

那时，秦岭中常有野狼出没，大伙儿聚在一起走，相互都有个照应。捐棍的乡亲们饿了，吃一口自带的干馍；渴了，喝一口溪水；累了，就靠着大石头或石崖，放下肩上的重担，用手里拿的打拄棍撑住身体。这根棍，人们在路险的地方可以拿它当拐杖，换肩时可用它搭把手，若遇到危险还能用它防身。大山神秘，蟒蛇常常会盘成一团，挡在路中央。民间传说它们是一种“灵物”，万万打不得。蛇不肯让路时，人们就只能用打拄棍迅疾将之挑开。蛇受了惊，被甩入山涧，在月光下飞舞，象一道白练。山林中有一种老鸱，叫声如同怪笑，“嘎嘎嘎”，半夜里听着很是渗人。但我们村的人，大都习过武，胆子大，对此并不感到害怕。秦岭中，最可怖的其实是马蜂。一旦招惹了它们，狂蜂乱舞，一头牛都能被蜇死。此时，

人不能乱跑，要立刻匍匐在地，以棍架遮蔽护体。山中还有一种漆树，最是阴险，人与它擦肩而过，不过三日，脸上身上便奇痒无比，生出一个一个小疙瘩来。治疗的土方子，是去请村里的老先生，用毛笔蘸了墨汁，先为患者画一个大花脸，再涂抹其全身，旬日便好。有经验的捐棍领头人，通常会带领大家避开秦岭里的马蜂窝和漆树林。

我们若走快了，天擦黑就能到家；倘有体力不支或掉队的，得等上半天，常常是三更半夜才到家。村里的狗叫了，女人们就知道是捐棍的人回来了。于是，各家的门“吱扭”一声开了，迎接干活人归来。男人卸下重担，女人烧水做饭，往往折腾到后半夜才能安歇。因走路费鞋，妇女们常会多纳几双结实鞋。进山前，她们会给丈夫或儿子的褡裢里装一双备用布鞋；冬天则请铁匠将纳好的千层底钉上扒钉，如同给马钉掌一般，这样若遇到路结

冰，捐棍人就不怕滑倒了。

村子里妇女们的女红很好，裁剪、缝补、刺绣，样样拿得出手。过去，每年三四月青黄不接时，她们便从陪嫁的包袱中，挑出些自织的土布和旧衣服来，叫男人们拿去背粮。所谓“背粮”，就是到秦岭山区拿衣服换粮食。山区不种棉花，妇女不会纺线织布，缝纫的技艺也比关中妇女差；但秦岭山区人少地多，粮食反而比关中充裕。于是，就有了山区人与关中人以粮换衣的民间交易。这种互通有无的交易，以前每逢年节就活跃起来。

我年少时曾亲眼目睹，一天深夜，母亲把十几件土布褂子和长裤拿出来，摊在炕上让父亲一一过目，然后叠在一起，包在一个蓝布包袱里。第二天一早，父亲就背着这个包袱，拿着一长条麻袋和一只丁字形木制搭拐出门了。父亲和几个同村人一起向西出发，几天后，他们背着圆鼓鼓的麻袋回来了，麻袋里装的是几斗玉米。听父亲讲，他们到了汉中留坝县，用那些布和衣服跟当地人换了玉米。从留坝到故乡，山路蜿蜒曲折，将近180公里。他们去时轻松，但回来时每人背着50多公斤粮食，爬山越涧，每天只能走30余公里路。在山上，父亲和同伴走一阵，就把背的粮食放在土垆岩石上歇一阵。到了平川道，每走1公里路，那只搭拐就派上了用场。他们把搭拐支在屁股后头，将背着的麻袋放在搭拐的横木上，权作歇息。肚子饿了，遇到住家，他们便向人家借锅借灶，从麻袋里抓出几把玉米，用清水煮了吃。就这样一步一捱，披星戴月，父亲和同伴终于回到了家。几天不见，父亲眼窝深陷，人瘦了一大圈。

直到1979年，我们村每家每户分了地，村里人捐棍背粮的事，才渐渐地销声匿迹了。在我的心目中，秦岭永远是父亲山，渭河永远是母亲河。天大的困难压不垮山的脊梁，亦阻不住东去的河流。

浣衣

李昊天摄

(拍摄地点：江西省鹰潭市余江)



/// 日子

教婆婆用健康码

■李仙云

几天前，婆婆从外面买菜回来，一脸不悦，看到我就拿出手机说：“你也给妈手机上弄个健康码，没这个还真是不行！今天一个超市搞活动，所有的商品都7折出售，可妈不会弄那个健康码，愣是被拦着不让进！”

我不禁莞尔，想到前阵子政府号召居民申领健康码时，我也要在支付宝上给婆婆操作，可她说一打开智能手机，思维便如“走迷宫”一样混乱。有一次，她操作微信不当，不慎把舅舅的微信给误删了，气得老人家一个电话打过来，怒冲冲

地问：“我到底哪里得罪老姐了！”我温言温语劝解良久，舅舅才长舒一口气道：“我就说嘛，老姐怎么能删了我？原来也和我一样，手机盲啊！”因为这件事，一提到申领健康码，婆婆便连忙摆手，怕再闹乌龙，所以我也暂时作罢。

此时，看着“碰了一鼻子灰”的婆婆一脸坚定，我就麻溜儿地给她下载了健康码APP。这个APP是最近刚刚推出的，打开方便，操作也简单。稍倾，婆婆看到手机屏幕上自己的照片和健康绿码，开心地合不拢嘴。一向含蓄不善于表达的她，竟坐过来搂着我的肩膀，动情道：“妈看你天天在那里看书，还用手机打字

写作，那手下快得跟飞一样。你瞧瞧，这愁人的健康码，到你手里，简单得跟‘1’一样。这下有了这个绿色通行证，妈出门就不愁了。”

我担心婆婆不会操作，就退出了APP，让她演示一遍给我看。果然，婆婆点来摁去，就是整不出那个健康码界面。她急得鼻尖冒汗，嘴里不停地嘀咕着：“唉，人老了，咋这么不中用呢！”我本想把步骤写在纸上，可婆婆不识字。思来想去，我还是耐着性子用最笨的办法，一遍遍手把手教她来操作，毕竟“重复是记忆之母”嘛！

看着她老人家认真得像个孩子，我不由地想到我们年幼

的时候，父母不正是不厌其烦、一遍遍地教我们如何穿衣和使用筷子吗？我一遍遍地教，婆婆亦逐渐从生疏到熟悉。晚上我让她再试试，她也熟练地打开了。

翌日清晨，我在写一篇散文时，婆婆拎着大包小包进门了，一脸兴奋地对我说：“妈今天再去那家超市，他们还没开腔我就拿出手机打开了健康码。你瞅瞅这菜多新鲜，你猜妈给你买啥了？你指定猜不着。”婆婆说着拿出几袋麦丽素，我惊奇得像看到了几十年没见的老友，这种在我们那个年代十分常见的零食，就这样梦幻地出现在了眼前。婆

婆说：“亲家母在世时给我说，你打小最爱吃麦丽素，每次你爸上街回来，都会给你买。唉，想不到他们那么早就过世了。今天在超市遇到麦丽素，妈赶紧拿了些放在车篮里。你快写你的，妈中午做你最爱吃的菠菜面！”婆婆说着转身去了厨房。坐在轮椅上的我，早已泪眼盈盈。

一个健康码，竟无形中成了我与婆婆心与心之间的绿色通道。我也在心中暗念，一定善待我的好婆婆，这些年她为这个家操碎了心，我要尽最大的孝心，举全家之力，让她老人家过个幸福安康的晚年。